

唐河县文艺作品选

1949—1979



唐河县文化馆编

1236.61

目 录

• 小 说 •

老饲养员（李文元）	（ 1 ）
许大山两口（李文元）	（ 11 ）
婚 事（李文元）	（ 24 ）
柳暗花明又一村（李文元）	（ 58 ）
训 子（夏杨）	（ 78 ）
水库日志（夏杨）	（ 99 ）
信（王国全）	（ 119 ）
真正的战士（王国全）	（ 134 ）

• 诗歌 • 曲艺 •

仙丹花（田中禾）	（ 168 ）
革命有了方向盘（郭洪林）	（ 168 ）

采莲曲 等八首（刘杰德）.....	(189)
找大勇（杨山林）.....	(199)
粉碎江青女皇梦（党万树）.....	(207)

• 小 戏 •

一头毛驴（乔俊杰）.....	(213)
编后记.....	(234)

老 饲 养 员

李 文 元

是一个初冬的四更天。

红丹丹的落叶上掩盖着一层白霜，田野间一片雾蒙蒙的。笼里老公鸡拍着翅膀叫唱着，鸡声叫醒了男女社员们，也叫醒了睡在牛屋里的老饲养员。

老饲养员袁老庆，他给牛拌过了一和草。霎时槽头响起了一片“呼吞，呼吞”的咀嚼声。他又从大草筐里扒出一竹筛子碎麦秸来，背靠着墙蹲下，把草筛子放在面前，认真过细地捡着、拨拉着。生怕草里夹有鸡毛、头发丝、小铁钉、土块什么的。随后又端起筛子来晃晃摇摇，把那些尘土碎末筛出去。总之，他是不许牛草里边还有一星半点掺杂的。

另外，草里若有根把半根比较长一些的草节子时，他还要捏出来使手指甲把它掐碎，他说草节长了牛吃了光伤胃口。

他正在捡呀筛的，突然感觉到槽头上少了一张嘴，他使眼抡抡，抓地虎、杈叉角、……老黄犍都在，槽边少了个大青黑。

“啊！是大青黑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走到槽边，只见大青黑身子退向后面去了。

“啊！老黄犍又欺负你啦，是吧？”他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对着它说。“我把它撵过一点就是。”

他把老黄犍的缰绳往一边垮垮，并责备着老黄犍说：

“娘哩！你就跟那美帝国主义差不多，谁老实你欺负谁。”说了，使拌草棍把槽角的草扒拢到大青黑的槽口，“快来吧，稠糊糊的恁些棉饼渣子，看这摊子多富足。”

大青黑瞪着两只铜铃似的大眼睛望望他，就呼呼嗤嗤地走向前来了。

它使鼻孔“呼呼”，闻闻槽里，很快就使舌头卷动起来。但它只是舐吃着饼渣，草好象是不对它口味，它把草掀的两边翻。

“甬学着馋嘛！”袁老庆爱抚地望着它说。

大青黑却佯装不睬地插嘴到槽角“唧、唧”喝起槽底的水来了。直等槽底水喝不着了才又瞪着眼睛望着他。

“还没压着渴哩？”袁老庆舀出一马勺料水送到大青黑嘴上，“再来下吧。”但大青黑喝下一半便住嘴了，很快又将身子退向原处了。

袁老庆的心“通！通！”的跳起来了。

他揣摸起来：“这牲口有毛病了？夜里可还在倒沫的呀。”他又对着大青黑商量着说：“社里堆天磊地的活呀，千万可病不得！”

于是，他特别给大青黑安置了一些绿豆叶子掺稠料，大青黑这才把头又插进槽里吃将起来。不过不像平常那么大吃大嚼的。

牲口有转缰之灾，大青黑确是病了，但不怎么厉害，可袁老庆的精神上却怪沉重。

袁老庆虽有六十开外的年纪了，两道苍白的长眉毛压在一双眼角上，牙齿脱落了，背也有些驼了，但人还是一兜子的劲。他伺候牲口在行、耐心，所以在社里负责喂着第一生产队的三犏牛。

他喂牛不但仔细，还特别讲究卫生。每逢有发潮一点的草，他总要多费一番功夫把它晒干，再使清水淘净，然后才叫牲口去吃。而每顿喂过之后，总照例把槽里边和槽沿上洗刷得一尘不染。每从池塘里打来喂牛水时，也总要通过澄才再喂牲口，天长日久总是这样的作。

他常说，牲口通三分人性。因此他对牛就像对朋友一样，他常常给牛说话，比如有时从地里回来，他赶快把清水担到牛跟前：“喝吧，喝吧，呃，大青黑，为啥不喝呀？”大青黑知道是叫它，就转过头来望望主人，咕吞咕吞的喝起来。他没事了还给牛捉虱子，抓痒，所以不管多拗强的牛，经他手喂不上几天，就会变得理理顺顺的。他和牛结下了亲密的“友谊”。

今天，大青黑突然病了，怎能不叫他担心呢？他呆在那里看着大青黑，他想着请个兽医来看看吧，但又想着抓剂药得花费好几块；合着几十斤粮食，他有些舍不得。想给社长商量商量再生法吧，又怕时间晚了，耽误了。他索性打定主意先使单方摆治一下，看看啥样然后再说。

他忙开开门，走出来看看天色，恰好他的老伴袁大婶从家里给他送火炉，见他脸色不对，忙问：“怎么啦？你！”她的心不安起来了。

“唉！大青黑生病了。你来的正好，咱想个法吧！”说时接过火炉。

“我当你身子不舒服哩，叫我吓一跳。”袁大婶说着走到大青黑身边，摸摸，又看看牛肚后的草窝。说：“也吃个八九不离十了。”说着她看看袁老庆，接着又说：

“要不放心请个兽医瞧瞧？”

“请兽医来回十来里不说，又得多花费钱，我想先使单方摆治摆治。”

“单方治大病嘛，可中吧。”袁大婶怀疑地说：“谁知道是啥来头哩？”

“凭老经验想，料饼喂得大了牛是热症。”袁老庆想着说着。袁大婶很有把握似地说：“咱先熬点子葛根水灌灌吧！”袁老庆点点头说：“对呀，我也想到那啦。可还有一层，得加点鸡蛋青，清油，润润肠子。”说了，将脸对着妻子，“那你就安排去吧。”袁大婶正想往外走：“我往会计处去取！”“去取？”袁老庆忙赶上说：“点点星星的，为啥要到社里去拉扯。”袁大婶愣了一下：“统统使咱的？葛根咱有，鸡蛋、清油，咱拿不起。”“我不是说都叫咱拿，天还没亮哪！社里有谁呢？你不怕牛的病越来越重？”袁老庆真有些生气了。说过话又去摸摸大青黑的肚子，又缓和地对老伴说：“咱先垫上行不行？”“那行，可咱油用了，中午就没油吃了。”

“咱吃是小事！”袁老庆解劝着说：“头紧先顾头，脚

紧先顾脚嘛！”他吸了口烟又接着说：“只有桶掉井里，没有个井掉桶里的道理。这牛也是咱自己的事嘛，你赶快安置去吧。”

袁大婶呆了一会，说：“你可记着向社里要？……”说着，脚步一量、一量走了。

大青黑喝过了一小盆的葛根、鸡蛋青、香油水；袁老庆把它顺到牛屋正间来，它扑甩着尾巴，长舌头插向左右鼻孔换替的乱舐着、擦着，看神色还满精神。袁老庆心里也宽绰些了，情不自禁地地理着牛脖项毛说：

“还怪欢洒呀！”

“欢洒了好嘛！”外面跑进来个立眉楞眼的小伙子，人没到屋话可先到屋了。

袁老庆扭头看看原来是生产小组长，只见他脖子里围一条白羊肚子手巾，肩膀上扛着木锨兴冲冲地脚蹬着牛屋门限子，不等袁老庆给他打招呼就又急头怪脑地催促着：

“拉粪拉粪，套车套车，抓紧时间。”后四个字特别响亮，说时，手还往空中一抓。

袁老庆望望他又望望大青黑，可耳朵里这时又传进了嘈杂的人声，“俺俩个松堆上的粪”“俺们去催车”“我围粪棚子……。”袁老庆晓得装粪的人们都来了。他正准备给小组长说话呢，一看，不见人了，袁老庆手扒着门框一望，只见小组长已跑到那边粪堆边去了。

“老侄子，拐回来，拐回来。”

小组长掂着木锨走向老庆跟前了。袁老庆向他说大青黑病了能否让它养藏下，少套辆车中不？这句话好象一瓢冷水，一下子把小组长刚才那股兴冲劲泼下去了。

“糟啦！”小组长腿一软往门限上一蹲，“情给外队送锦标啦。就算送锦标是小事，可这完不成计划可怎办哩？不趁这天干路响把粪送到地里去，万一遭了雪雨可咋着？我的老天，这一整啊，全队、全社的全盘生产计划都要打乱，可晓得我们一切都是定时、定量、定质啊！”他愁眉苦脸的抱起头来。

小组长每句话都在触动袁老庆的心坎，因为这些都是袁老庆早就揣摩透了的事。

他望望天，天上被一层阴云笼罩着，他捶捶老寒气腰，腰板昨夜酸了很久，凭老经验他晓得很快就要变天了。他又怕使坏牲口，又怕影响社里生产，两头一挤，袁老庆给闷着了。

这时门口又围来几个人，有一个拿着老虎扒的人拉着小组长悄悄说：“甭跟着他顺风倒，把牛拉出来溜溜，看看啥模样再说，对吧？”小组长似乎是东倒东流、西倒西流的人。袁老庆刚才说牛病了他也跟着发愁。现在人家叫他溜牲口他也就跟着说对。他立刻拉出大青黑来，一手提着牛缰一手使木锨把照牛屁股臀上一捣，“哒！”的一声，大青黑跟着他也就放快步跑将起来。从脚步上看还怪马利。这一整，有些人们在粪堆边唧咕开了。

“就他把个毛畜牲金贵得宝贝蛋一般。”

“喂它不使它，摆在神桌上供着呀？”

“就是累死还有包险公司跟着哩。”

“不假！寅时死卯时就又赔咱一个。……”

霎时把个袁老庆的肚皮气得鼓胀鼓胀的。有心拾上几句杠，觉得自己偌大年岁了怎能和年青人去刀刀见血，心一横，“拉就拉！”可最后又向小组长交代了一下，把载装轻

一些，小组长把几个人的脸都看看，最后也就方圓着说：“就这吧，牲口使伸腿了也是不爱惜国家资财的行为。”小组长是民校学生，所以满口新字眼。

霎时，粪车装齐备了。

袁老庆亲自使唤牲口，在套车的时候袁老庆把轡上那头牛曳的眉鐮环子上多加了两根塞子，这样，大青黑肩上就会轻些。由于粪车载量不重，所以也没人另外跟车。

车轮子咯咯当当地转着，车辙里扬起了一阵尘土。

四面八方远近田野里有成群成阵的人们在劳动着。

摇耧撒种的，梆当梆当，铃声十分脆和中听。拉犁扯耙的，甩起了呱！呱的响鞭。鞭音引起了回声。碎土打堡的，高举着铁扒通嗤通嗤没头没脑地砸着。撒粪扬肥的，挥舞着木掀，动作是那樣的灵便。

人们都在兴高采烈的干着、唱着、说着笑着。独有这个拉粪老头——袁老庆心里如同猫抓一般。

大青黑伸着脖子踏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行进着，袁老庆的一双老眼也跟着它的蹄子移动着。

“人要是有个头疼发热了就觉着四肢沉痛，牲口不也是一样么？”袁老庆盘算到这上头，他决定给牛帮帮力了。他把扎鞭插到腰后戔带上，使两只胳膊托着大青黑所肩负的抬轡，挨擦着大青黑的身子走将起来。通人性的大青黑不时呼嗤着他的衣裳，伸着舌头还舐他，好象报以无限的感激。

拉了几趟，天也就晌午了。袁老庆正在卸牲口，社长肩扛着密植耧满头大汗地从那边走向袁老庆身边来，先劝他不要过于劳累了，后答应他下午给牛诊断一下。社长的话虽然不多，可怪暖心。这给了他无限安慰，使他疲乏的身子马

上轻了好多。下午又拉了两趟粪，牛工活算结局了。

日头压山时终于给大青黑灌了一付煎药，医生非告诉他

病了牲口要和好牲口隔离开。为了照顾方便，大青黑拴在袁老庆住家屋里来了。才拉

来时袁大婶不大愿意，她眉头一皱：“别人家屋里天宽地宽偏偏要拦把到咱家，连屙带尿的多肮脏人！”

“好了疮疤就忘了痛啊！”袁老庆劝解着，“没入社那时光，前墙根支槽，后墙根搁铺，恁些年代也不知怎过啦。”

袁大婶争辩起来：“那是咱自己的牛嘛！讲说不起啦。”

“看你说这话多没讲究！”袁老庆笑笑地说，“这还是张三李四的牛呀？你不指望它吃不指望它喝么？”

一下子把个袁大婶抢白得张口结舌没话说。天已二更时分了。

大青黑卧在屋正间里，袁老庆也蹲在它的身边守着它，袁大婶也在一旁嗡嗡纺棉纱。大青黑在那里倒沫，袁老庆心里数着它倒沫的次数。

“病是不轻啊，”袁老庆忧愁地说，“倒的沫不够数！”说了摇了摇头。

“哪有神仙一把抓呀，药劲一个对时方串到哩！”袁大婶谈论着她一知半解的药理。

“给它熬点小米汤喝喝吧”，大青黑下午这一顿还没吃饱，袁老庆心疼它饿，“跟人一样哩，病了总想改改口味的。”说了，用乞求的眼光望着老伴。

袁大婶把纺车猛一煞，“我看你变成个连夜穷了。”说了，嘴唇一动一动，随又纺将起来。

袁老庆又哀求着：“它是咱社里一口子嘛，你就不心疼得慌？”

袁大婶凭良心说也是心疼牲口的，只不过是舍不得出东西罢了。“你上社里要来了我就去熬，一把气力我是赔得起的。”

“先垫上，社里啥事亏负过咱？”

“光记着垫，光记着垫……”袁大婶罗罗嗦嗦地走向锅门添水淘米去了。

袁大婶在锅门烧火，袁老庆在大青黑身边绕来转去，猛发现牛身上有些颤抖，他感觉大青黑身上发冷了。

他打算进屋取被子，又一想老伴还要盖的，又打算去找个麻包片来，但又嫌麻包片单薄不能遮多大的寒气，想了想就去屋找出一件小棉袄来，自己穿在大袄里边，把身上穿的棉袍搭在了牛的身上。

这一下可惹得正在烧火的老伴发火了。她忽下子站起来这边走着一连声地嚷叫着：“发疯了！冻着你了哩？”说时猛把棉袍从牛身上抓下来，往袁老庆手中一递，“快给我披上！”

“看你这个人！”袁老庆长出一口气，“你心疼我，我心疼它嘛！”

三更天的时候袁老庆还没去睡，责任心驱使他多疑多虑起来。他刚一眨眼就做了一个梦：好像有人把大青黑拉跑了，梦醒来越发使他胡猜乱想起来。他回味着：“拉跑了！拉跑就是没了，没了岂不是很险？”他以爱抚地眼光看看卧在地下的大青黑。他对它见天捞几遍子解几遍子，过冬历夏在一起，彼此之间有着说不上来的感情。他想着：大青黑在社里不分黑明地不知给社里出过多少力，流过多少汗。如今

它病了，哑叭畜牲哪疼哪痒也不会吭声，它靠我来照顾，它的一条命全在我手心攥着，……它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我对不起它，也对不起社，更对不起保险公司那些同志。袁老庆越想越觉得赶紧得再去把兽医请来看看才对。

他打算即刻就去，他开开门往外望望，外面是一片黑洞洞的，东北风飕飕的刮来还十分刺脸。他心说！不然等天明再去？他又走进来，进屋又数数大青黑的倒沫次数还是不足数，他蹲大青黑头边抚摸着它，大青黑即伸出舌头来，舐他的手背。舌头是那样的温和。

“这是对我说叫我快去给它请兽医的！”他疑心着说，“去！一定要去！社里照这样的紧急事该有几遭呢？”他决定连夜去请兽医了。

有心对老伴说明，又恐他拦挡，于是他编了一个瞎话，说他要到牛屋去一下。说罢走出门。他的身影在冷飕飕地寒夜里消失了。

他走有百十步的光景忽见不远处有盏灯火，迎面向他走来；隐隐传来了话声。

“哪谁？”他问。

“我们俩呀！”是社长的声音。

“啊，社长！”

三人走近了，袁老庆一瞧同来的是兽医。他浑身猛一轻松。

兽医给大青黑打了一针，整理着十字包时向袁老庆提出保证说：“你老放心吧，牲口今天晚上就会好的。”

袁老庆双手抓着兽医同志的肩膀，哈哈大笑着起来，“你这一说嘛，我心里这满天云雾嘛，都散个净了！”

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

许大山两口

李文元

当许大山把轧花机上用的“坏皮礮”“断皮带”修补齐整的时候，已是二更天了。

一盏煤油手罩灯在大方桌上散射着光芒，铁火盆里的几块干硬柴在哗哗剥剥地燃烧着，把屋子里蒸得暖烘烘的。他收拾好针线包子、剪子、刀子和皮带头子，噙着他的旱烟袋，喜爱地摸弄着他刚才所修理好的那两种物件，心头上一阵滋润。

“张口合口老是叫置办新的，置办新的，社里有金山银矿！”他叭哒了一锅子烟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好赖拾掇拾掇这不又能使唤个几十天。”他似乎在埋怨着谁。

早已睡了的妻子在床上翻着身不耐烦地催促着：“睡吧，睡吧，你不睡吵吵得人家也睡不安生！”

许大山没理睬她，依旧继续说着：“要是叫街上皮匠整嘛，至少也得三块。”脸上露着一团高兴。

“给社里省个银娃娃也没谁承你的情。”妻子咧着嘴角说，“轧花匠们都横说你光给社里啃。”

妻子的话把丈夫促呛得倒噎了一口气。他原来罩着一团高兴的脸刷的变得严肃起来，向着妻子说：

“自个的社，自个的活，我还指望叫谁承情！往后说话不要‘倒三不着两’的。”许大山稍停又说：“人们常说蛇大窟窿粗，咱们社里人、牲口一二百口子你没算算得多大动用？别的不提，光是灯油一项开支见天都得一块多，不刻苦些能成么？”

妻子虽没凑腔，可心里也在暗中盘算；猛一听想着怎会有恁大费用呢？又一想：两处水打轧花机、两处牛屋、一处粉坊、会计处、会议室，羊圈，另外加上七八辆车的蘸车油和冬学点灯用油，可不！动用可真是不小。

“靠你‘一个虱子也顶不起卧单。’”妻子又顶了一句。

妻子的话他好像不愿听了，他的心又飞到社里活上了。

许大山有五十挂零的年纪，高鼻梁、浓眉毛、腿大胳膊粗，头发和胡茬虽有些苍白了，可干起活来还顶硬棒。锄起地来别人是一送一拉，而他却是“砰砰砰”带锄带跑。一付一百八十斤重的新铁车轮子，他用车轴一穿，从集上挑回社里，足足有三四里。社里社外人们都张嘴吐舌地说他“属榛椒哩——越老越红”。

许大山此刻眯缝着眼蹲在火盆边，一边烤火一边思索：又轧出一两千斤啦，够两车啦，明天一早送走才对，送走点子心里少一块病……啊！明天还要下粉条……

“还不睡！”妻子又嚷着：“中啊！缸里可没水啦，耽搁了清早饭，你再埋怨我一头疙瘩我可不吃。”

妻子比他小十来岁，半路到许大山这来的。老两口子热火得好像一个人似的，多少年来也没犯过生色，可是，打从去年入社以后俩人不断顶嘴了。

未入社那时光，说声套磨，丈夫预先把粮食检簸好了，也早替她送到磨道去了。不到做饭时丈夫早把柴禾堆到锅门了。水缸里早晚都是满满的。做起饭来一人烧锅、一人掌锅，一个杓子两碗，日子不大，可过得清静自然随便。打从进到社里，这会又添了个“奶哺浆”孩子，孩子黑夜白天在身上搅缠着，丈夫在社里当上了什么副业股的股长，只顾经管着两处水打轧花机子，粉坊、豆腐坊，买进卖出，拉来送去，成天两只脚慌得像打算盘一般，总是多在外少在里的。这么一来妻子不免自己要去抱柴提水，携着孩子锅上一把锅下一把的，有时饭食不应时了还要听丈夫的话头子。因此，妻子心里常憋着一股怨气。

此刻，她使眼膘膘丈夫，只见他还在火盆边思索着什么，不禁又罗嗦道：“老天爷，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稀，魂灵长到了社里，家里成了个饭铺。”

“哎哎！往后少说些落后话中不？”

“就你进步！”妻子最反对谁说她落后，这比扒她老坟头上土还要恼火。“你进步也没见身上多长一块肉在哪搭拉着。”

“肉是没多长一点子，可人嘛却比往常高贵多啦。”

谈起如今的身份来，浑身不由增加了精神，他手摸着胡茬注视着妻子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你晓得当一个农业生产合作

社的社务委员有多好？就拿轧花这件事来说吧，他到供销合作社时我问：“准许我们社里轧多少籽花呀？”主任哈哈一笑：“老许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能轧得出来，三万斤、两万斤，只管放排车来拉，供销社和农业社是亲哥亲兄弟嘛，谁还多谁的心？”你看！”他说着说着站了起来，又跑到床边说，“旧社会咱一钱不值，如今嘛这千斤担子叫咱担承，娃他娘，你看阔气不？”说时大拇指一伸，紧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“疯啦？笑恁响做啥？孩子警醒了你哄！”妻子嘴虽这么说，可心里也猛一热和，觉得自己脸上也跟着增加了几分光彩。但她嘴不饶人，心想：不是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哇，你许大山还有啥夸口的，于是脱口说道：

“你不知道跟着谁阔的！”

“照照！”丈夫两手一张，“这话不错，互助合作是毛主席指出的路子，所以嘛咱在社里要多操点心，这叫：起带头作用。”后一句说出很为吃力，惹得妻子吃吃笑将起来。把个奶娃也警醒了，妻子忙将奶穗塞进小嘴里。

许大山一面解衣服，一面静听他的老生子吃奶，小鼻孔眼“呼吞、呼吞”吃的是那么香甜，咽得是那么匀和。小娃吃奶声给他带来了无限安慰。此时才觉眼皮涩了，刚打算去睡，猛听“哗啦哗啦”窗户纸一阵掀动，使他心口猛地一紧，嚷着：“啊呀，起大风啦！”但又好像是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。明明是风，他还要猜疑，这因为近来他很厌恶风，风对他是净害无益。

他们的两处水打轧花机，都是靠着拦河筑起的沙挡蓄水来开动的。他们对沙挡寄托有很大的希望，轧来的棉籽可以